

转载：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，关于父母

作者：[Vanessa](#)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ld246.com/article/1461773164230>

来源网站：[链滴](#)

许可协议：[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 \(CC BY-SA 4.0\)](#)

其实是从公司内网转载过来的。突然想到自己的母亲，任性的自己现在都还会偶然和母亲顶上几句。想母亲，自己花钱比我要小心很多，但是花在孙子（也就是我娃）上的钱比我都还舍得。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理想，让母亲父亲万年也能好好享受一下。

父亲去世10年后，在我的“软硬兼施”下，母亲终于同意来郑州跟着我——她最小的女儿一起生活。一年，母亲70岁，我40岁。70岁的母亲瘦瘦的，原本只有一米五的身高，被岁月又缩减了几厘米，起来更加瘦小，面容却仍然光洁，不见太多沧桑的痕迹，头发亦未全白，些许黑发倔强地生长着。

我们借了一辆车回去接她，她早把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收拾妥当，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。那些行李中两袋面，是她用家里的麦子专门为我们磨的，这种面有麦香。但那天，那两袋面我决定不带了，因为的后备箱太小，我们要带的东西太多。母亲却坚持把面带着，一定要带，她说。

她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忽然愣了一下，看着她，便想明白了什么，示意先生把面搬到里屋，我伸手在外试探着去摸。果然，在底部，软软的面里有一小团硬硬的东西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里面是母亲要给我们钱。

把钱放在粮食里，是母亲很多年的秘密。十几年前，我刚刚结婚，在郑州租了很小的房子住，正是生最拮据的时候。那时，我最想要的不是房子，不是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，只是一个像样的衣柜。就是年冬天，母亲托人捎来半袋小米。后来先生将小米倒入米桶时，发现里面藏着500块钱，还有一张小条，是父亲的笔迹：给梅买个衣柜。出嫁时，母亲给我的嫁妆中已有买衣柜的钱。后来她知道我将这钱挪做他用，便又补了过来。那天晚上，我拿着10元一张厚厚的一沓钱，哭了。那些年，母亲就是一次把她节省下来的钱放在粮食里，让人带给我，带给大姐二姐，在我们都出嫁多年后，仍贴补着我们生活。但那些钱，她是如何从那几亩田里攒出来的，我们都不得而知。这一次，即使她随我们同行，还是将钱放到了面袋里，在她看来，那是最安全的。

面被带回来后，我把钱取出来交还母亲，母亲说，这是我给童童买车用的。童童是她的外孙，这段时他一直想要辆赛车，因为贵，我没有给他买，上次回老家，他许是说给母亲听了，母亲便记下这件事2000块，是她几亩地里一年的收成吧，我们都不舍得，但她舍得。记忆中，母亲一直是个舍得的人，我们，对亲戚，对左邻右舍，爱舍得付出，东西舍得给，钱舍得借，力气也舍得花。有时不知道她一瘦小的农村妇人，为什么会这样舍得。母亲住下来，每天清晨，她早早起来做饭，小米粥、小包子、蛋饼……变着花样儿。中午下班我们再也不用急赶着去买菜，所有家务母亲全部包揽。阳台上还新添两盆绿莹莹的蒜苗，有了母亲的家，多了种说不出的安逸。

母亲带来的两袋面，一袋倒入桶里，另外一袋被先生放到了阳台上。过了几天，我却发现阳台地板上那袋面被移到了高处的平台上晾晒。先生是个粗心的人，应该不是他放的，我疑惑地问母亲，她说啊，我放上去的，晒晒，别坏了。我一听就跟她急了，那平台，一米多高，那袋面，六七十斤，身不足一米五，体重不足90斤的母亲，竟然自己把它搬了上去。我冲她大喊，你怎么弄上去的？那么，闪着腰怎么办？砸着你怎么办？出点儿什么事怎么办……一连串地凶她。她却只是笑，围着围裙站在那里，等我发完脾气，小声说，这不没事吗？有事就晚了！我还是后怕，但更多的是心疼。直到母亲我保证，以后不再干任何重活，我才慢慢消了气。

母亲来后不久，有天对先生说，星期天你喊你那些同学回家来吃饭吧，我都来了大半个月了，没见他来过呢。先生是在郑州读的大学，本市同学的确很多，关系也都不错，起初还会在各家之间串门，但在，大家都已习惯了在饭店里聚会。城市生活就是这样繁华而淡漠，不是非常亲近的，一般不会在家待客了。我便替先生解释，妈，他们经常在外面聚呢。母亲摇头，外面哪儿有家里好，外面饭菜贵不，也不卫生。再说了，哪儿能不来家呢？来家才显得亲。然后，母亲态度坚决地让先生在周末把同学带回家来聚一聚。我们拗不过她，答应了。

先生分别给同学中几个关系最亲近的老乡打了电话，邀请他们周末来我们家。周末一整天，母亲都在房忙碌。下午，先生的同学陆续过来了，象征性地提了些礼品。我将母亲做好的饭菜——端出，那几事业有成、几乎天天在饭店应酬的男人，立刻被几盘小菜和几样面食小点吸引过去。其中一个忍不住手捏起一个菜饺，喃喃说，小时候最爱吃母亲做的菜饺，很多年没吃过了。母亲便把整盘菜饺端到他前，说，喜欢就多吃，以后常来家里吃，我给你们做。那个男人点着头，眼圈忽然就红了，他的母亲经去世多年，他也已经很久没回过家乡了。

那天晚上，大家酒喝得少，饭却吃得足，话也说得多。那话的内容，也不是平日在饭店里说的生意场单位里、社会上的事。很少提及的家事，被慢慢聊起来，说到家乡，说到父母……竟是久违的亲近。以后，家里空前热闹起来。母亲说，这样才好，人活在世上，总要相互亲近的。

母亲来后的第三个月，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有人敲门，是住在对面的女人，端着一盆洗干净的大樱桃。人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，送给大娘尝尝。我诧异不已，当初搬过来时，因为装修走线的问题，我们和家闹了点儿矛盾。原本就不熟络，这样一来，关系更冷了下來，住了3年多，没有任何往来。连门前楼道，都是各扫各的那一小块儿地方。她冷不丁送来刚刚上市的新鲜樱桃，我因摸不着头脑，一时竟知该说什么好。她的脸就那样红着，有点儿语无伦次，大娘做的点心，孩子可爱吃呢……我才恍然明过来，是母亲。母亲并不知道我们有点儿过节儿，其实即使知道了，她还是会那么做，在母亲看来，远亲不如近邻"是句最有道理的话。所以她先敲了人家的门，给人家送小点心，送自己包的粽子，还自己种的新鲜小蒜苗……诚恳地帮我们打开了邻居家的门。后来，我和那女人成了朋友，她的孩子也常来我们家，奶奶长奶奶短地跟在母亲身后，亲好得犹如一家人。

邻居们，不仅仅是对门，前后左右，同一个社区住着的许多人，母亲都照应着。她常在社区的花园和生同事的父母聊天，帮他们照顾孙子。不仅如此，还有物质上的往来，母亲常常会自制一些风味小点热情地送给街坊四邻，这也是母亲在农村生活时养成的习惯。小点心虽然并不贵重，却因有着外面买到的醇香味道，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

有一次，得知先生一个同事的孩子患了白血病，母亲要我们送些钱过去。因为是来往并不亲密的同事我们只象征性地表示一下，母亲却坚决不答应，说，人这辈子，谁都可能碰到难事，你舍得帮人，等你有事了，人家才会舍得帮你。孩子生病对人家是天大的难事，咱们碰上了，能帮的就得帮。我听了母亲的。

在母亲过来半年后，先生竟然意外升职，在单位的推荐选举上，他的票数明显占了优势。先生回来笑说，这次是妈的功劳呢，我这票是妈给拉来的。我们才发现，最近我们的人际关系竟然空前好起来，种好，明显地少了客套多了真诚。一个字都不识的母亲，只是因为舍得，竟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赢得了么多，是我们曾经一直想要赢来却一直得不到的。再想她说过的话，你舍得对人家好，人家才会舍得你好。于她，这是一个农村妇人最朴实本真的话；于我们，无疑是一个太过深刻的道理。

温煦的日子里，我很想带母亲到处走走。可母亲因为天生晕车，坐次车如生场大病，于是常拒绝出门那个周末，我决定带她去动物园。母亲说，没有见过大象呢。动物园离家不远，几站路的样子。母亲，走着去吧。我不同意，几站路，对一个70岁的老人，还是太远了。可她又坚决不坐车，我灵机一动妈，我骑车带你去。母亲笑着同意了。我推出车子，小心地将她抱到前面的横梁上，一只胳膊刚好揽她。抱的时候，心里一疼，她竟然那么轻，蜷在我身前，像个孩子。

途中要经过两个路口，其中一个正好在闹市区。小心地骑到路口，是红灯，我轻轻下车，还未站稳，有警察从人流中穿过来，走到我面前说，不许带人你不知道吗？还在前面带。说完，低头便开罚单。亲愣了一下，攥着我的胳膊要下来，我赶忙扶稳她，跟那个年轻的警察说了声对不起，解释说，我母晕车，年纪大了，不能坐车，我想带她去动物园看看……

警察也愣了一下，这才看清我带的是一位老人，还不等他说什么，母亲责备我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城里车不让带人呢？然后坚持要下来。我正不知所措，那个警察伸手一把搀住了母亲，大娘，对不起，是没有看清楚，城里只是不让骑车带孩子，您坐好。然后他忽然抬起手，向我认认真真地敬了个礼。接，他转身让前面的人给我腾出一个空间，打着手势，阻止了四面车辆的前行，招手示意我通过。我带母亲，缓缓地穿过那个宽阔的路口，四面的车辆静止行人停步，只有我带着母亲在众人的目光里骄傲行。

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。因为母亲，因为舍得给予她一次小小的爱，一个萍水相的年轻警察，便舍得为我破例，舍得给我这样高的尊敬。这礼遇，是母亲送给我的。

母亲是在跟着我第三年时查出肺癌的。结果出来以后，有个做医生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，如果为老太好，不要做手术了，听天命尽人事吧。这是一个医生不该对患者家属说的话，却是真心话。和先生商过后，决定听从医生的安排，把母亲带回了家。又决定不向母亲隐瞒，于是对她讲了实情。母亲很平地听我们说完，点头，说，这就对了。然后，母亲提出要回老家。

母亲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，我陪在她身边。药物只是用来止疼，抵挡不了癌症的肆虐。她的身体飞快憔悴下去，已经不能站立，天好的时候，我会抱她出来，小心地放在躺椅上，陪着她晒晒太阳。她渐吃不下饭去，喝口水都会吐出来，却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痛苦的神情，那些许黑发依旧倔强地蓬勃着，面容消瘦却光洁，只要醒着，脸上便漾着微微的笑容。那天，母亲对我说，你爸他想我了。妈，可是舍不得。我握着她的手，握在掌心里，想握牢，又不敢用力，只能轻轻地。梅，这次，你得舍得。她起来，轻轻将手抽回，拍着我的手。但是这一次，母亲，我舍不得。我说不出来，心就那么疼啊疼得掉了。母亲走的那天，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，从村头排到村尾，除了亲戚，还有我和先生的同学、朋友、同事，我们社区前后左右的邻居们……很多很多人，里面不仅有大人，还有孩子，是农村罕见的大场面。

队伍缓缓穿行，出了村，依稀听见围观的路人中有人议论，是个当官的吧？或者是孩子在外面当大官……母亲这一生，育有一子三女，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，不官不商。母亲本人，更是平凡如草芥，未过大的世面，亦没有读过书，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，她只是有一颗舍得爱人的心。而她人生最后的大场面，便是用她一生的舍得之心，无意间为自己赢得的。